

夜宿王千山

□杨小梅 文摄



假期想带孩子出门散心,朋友说宁海越溪值得一走,尤其推荐去一趟王千山,山上俯瞰沧海桑田的景象,一定令人难忘。但出发前我并未抱太高期待,只当换个地方遛娃。

下午启程,一个多小时,便来到了越溪。我们先在下田村、南庄村玩了半天,看到许多宫崎骏的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画面:有村口如巨伞般的古樟树,有树下闲坐的老人和打盹的猫狗,有毛毯般的绿色田野……两个孩子久居都市,玩得开心极了。

夜色漫上山头时,我们开始往王千山上走。风吹进车窗,混着草木的清香。孩子忍不住把小手探出窗外,欢快地惊呼:妈妈,这风冰冰凉凉的,好像自来水啊。

我们先是寻到了藏在山坳里的油盐寺。这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,古意幽幽。寺院的建筑中,还有一座书院。机缘巧合的是,住持还未歇息,一旁更有一位音乐老师准备弹琴。我们坐下,琴声叮咚响起,《彩云追月》的旋律穿过沉沉夜色,轻柔悠远;一曲《在水一方》,音符宛如月光穿透枝叶,一缕缕落在心上。方才还叽叽喳喳的两个孩子,竟悄悄安静下来。大儿子靠着我坐着,小儿子顺势爬到我腿上,静静聆听。“寂寂幽山里,谁知无闷心”,喧嚣远去,整个夜晚都在琴音中缓缓舒展。

抵达王千山顶,来到预订的归山府民宿,已近晚上9时。民宿主崔老板40来岁,已备好热茶等候。茶是山上采的本地白茶,茶汤清亮,入口回甘绵长。他说,这里几年前还是一处荒废的旧民宿,2023年他接手过来,一砖一瓦慢慢拾掇成如今模样。不少来客都说,到了这里觉睡得格外香甜。说起央视《朝闻天下》取景了王千山日出,崔老板翻出手机里自己平时拍的照片,日出东方,朝霞漫过山海,张张惊艳,看得我们满心期待。

这时,同行友人取来二胡一把。白日听来自带几分清愁的乐

声,放到深夜夜幕之中,反倒像替人倾诉出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。另一位友人嫌屋内局促,带上茶具领大家登上民宿的露台。露台直面山下开阔的养殖塘,晚风阵阵。山空月色深,抬眼,一弯月牙亮如银钩;繁星密密匝匝,仿佛伸手就能触到星光。二胡曲调悠悠飘荡,和草丛里的虫鸣缠在一起,把夜色酿成醉人的温柔。

正沉醉间,雨点轻落脸颊。远处,跨海大桥上的灯火次第亮起,串串光芒悬在墨色天海之间,宛如一条璀璨的项链。众人不愿挪步,拉二胡的友人索性坐在雨里继续演奏,乐声渐渐被雨水浸得沙哑。直到雨越下越密,他才收弓停下,众人笑叹老天爷叫停了演出。

回房已是深夜11时。白天疯玩的孩子沾床就困,哼哼几声便沉沉睡熟。我关灯躺下,窗外雨声沙沙,虫声清脆。

次日清晨醒来,山间雨雾弥漫。孩子吵着出门,我们沿步道闲逛。薄雾似轻纱,把滩涂、远山都蒙了一层朦胧滤镜。观景台上,爱心状的牌子上写着:“愿一切美好都如约而至”,听说很多人来这里许下了海誓山盟。回到民宿,早饭桌上,得知中午就要返程,小儿子拽住我的袖子,满眼不舍,盼着能再多住几晚。我带着孩子们踏进山顶的天蓝色泳池,孩子们戏水嬉闹,笑声在山谷回荡。没过多久云开雾散,蓝天白云重新铺展开来,世外桃源大概如此。

下山时,云雾依旧缠绕山间,回头望去,王千山安安静静地隐在云烟深处。回想这一日,没有精心规划的打卡行程:不过是看老树、追落日、听几曲乐声,偶遇一场山雨,踏踏实实睡了一夜好觉。我们终究错过了心心念念的日出。但谁说旅行一定是奔赴预设好的盛景呢?孩子能尽情撒欢,一夜安睡,山风与乐声抚慰身心,这便是此行最好的馈赠。

山海风物自有魔力,在王千山留下满心念想。来日,我们再来赴一场日出之约。

南迦巴瓦冥想

□戴成龙 文/摄

我是很喜欢大山的。但阅遍诸多名山,最让我心生震撼、念念不忘的,是今年9月雨季里,我与南迦巴瓦的一场奇遇。

傍晚7时,高原天色依旧明亮,河谷间漫着将暮未暮的澄澈光影。脚下的雅鲁藏布江奔涌不息,滔滔水声雄浑厚重。峡谷对岸,三座雪山遥遥伫立、默然相守:苯日神山浑圆敦厚,安稳静立一侧;加拉白垒峰积雪覆顶,与南迦巴瓦隔江对峙;绵长舒缓的多雄拉山绵延铺展。三座神山如忠诚的守护者,合围出这片幽深的峡谷。细雨斜斜洒落,晕染山河,将草木和远山揉成一幅朦胧写意的水墨画卷。

当地人劝我,雨季的傍晚难见神山真容,厚重云层如棉被般遮蔽天际,南迦巴瓦峰大概率不会现身。不免想,以前每一次寻山都得见清晰景致,偏偏面对这座被誉为“众山之父”的神山,注定要遗憾而归?我寻了一处避风角落静坐,固执地等候。雨势未歇,敲打得铁皮屋顶噼啪作响,与江河奔涌的轰鸣交织。天光从澄澈灰蓝渐渐沉为墨色暗蓝,南迦巴瓦依旧隐匿在层层云幕之后,不见分毫踪迹。

从前友人告诉我,西藏的雪山最是纯净,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,当自省本心、摒弃欺瞒。彼时的我只觉言辞过重:看山不过赏景,何须这般郑重。可此刻静坐雨幕山谷,这句话悄然从心底浮现。

就在我放下期待、不再执着等候时,心绪反而沉静下来。友人的叮嘱反复回响在心底,我忽然心生惶恐,读懂了这番话的深意:雪山从不需要世人的致歉,可我们需要这场与山河的对望,卸下伪装,审视自我,完成一场彻底的内心自省。

高原夜幕迟迟降临,晚上9时多的天际仍留存着一抹幽深的蓝。倏忽间,头顶厚重的云层被无形之手拨开一道缝隙,澄澈天光倾泻而下,率先照亮奔腾的雅鲁藏布江,江水在幽蓝光影里泛着温润的银灰光泽,而后缓缓攀上峡谷对岸的山体。苯日神山、

加拉白垒峰与多雄拉山尽数隐入暗影,沦为静谧的背景。

猝不及防间,南迦巴瓦峰豁然出现在眼前。锋利的峰顶覆着万古不化的冰雪,在幽蓝天光里泛着冷冽银辉,棱角分明,如一柄破土而出的冰刃。它身姿巍峨高远,方才压得人窒息的雨云,此刻只堪堪栖于山腰,如一袭随风轻扬的洁白哈达,温柔缱绻……

世间极致的相逢,向来短暂易碎。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只展露了20分钟,流云便从四面八方聚拢,层层叠叠将神山包裹隐匿,如同收起一件绝世珍宝。可这场短暂的相遇,足以消解所有遗憾。抬眼望去,山谷间的牦牛俯首低头,悠然啃食着雨水浸润的青草,从容安然。放牧的藏民裹着厚重的氍毹长袍,静坐石上,捻珠诵经,目光平和地望向云雾缭绕的神山。

世代栖居于此的藏民,始终谦卑敬畏、善待自然,呵护世间万物,与山河生灵温柔共生,守住了最纯粹的生命本真。这般平和从容,让我想起墨家的“非攻”。世人皆知非攻为拒,而我更愿将其解读为处世与修心的底色:不内耗自我,不伤害他人。

大思想家王阳明倡导“致良知”,主张向内求索、摒除私欲,便可通达天理。这是至高的圣贤境界,令人心生向往,但我们难及圣贤纯粹,亦不愿背弃良知底线,终日困在夹缝之中,活得紧绷且疲惫。而“非攻”,是普通人最安稳的修行之路。它不苛求超凡入圣,不执念除恶尽善,只要求善待自己,无害他人。人皆有私心,难免犯错失度,只要心存善意、守住边界、不扰他人,便是最质朴、最珍贵的善。这份善从不张扬、无须喧哗,如同常隐云海的南迦巴瓦,如同牧民世代的安然相守,平淡寻常,却恒久坚定。

夜雨再度淅淅沥沥落下,拂过脸颊,带来通透的清朗。回望山谷,南迦巴瓦峰重归云海沉寂,万物隐入夜色,仿佛方才的相逢皆是虚妄。可我深知,神山与山河始终在此。



南迦巴瓦峰